

陣綫報

BARISAN SOSIALIS MALAYA

436-C,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7. Tel: 362878 M. C. (P) 3887

語錄

反動派對於革命人民所做的種種迫害，歸根結底只能促進人民的更廣泛、更劇烈的革命。

毛澤東

501 期 10-9-1972

社會主義陣綫機關報

本期 12 版 附登頁

20 分

強烈抗議欺騙性的大選

——黨九月二日聲明——

在這次不民主的大選中，拉惹勒南預言說行動黨將取得六十五席；而李光耀也說：「李紹祖醫生將會發覺一九六三年的梧槽區跟今天的梧槽區完全不同。」

在今天，我們經已知道，為何行動黨可以作出這麼準確的預言！在人民還未投票之前和還未計票之前，行動黨怎會事先知道選舉的結果呢？所以，即使是一個小孩子也可以看出整個選舉是有毛病的！

我們指責整個大選是個大騙局。

這是因為整個選舉不但是完全不民主和不公平，而且不斷對人民（尤其是公務員和半公務員）進行各種各樣的恐嚇和威脅，同時，整個選舉的過程都是欺騙性的！

我們可以舉出具體的證據：

(一)在社陣候選人和計票員未到場時，它們就把票箱打開。當候選人及其計票員於八時半抵達之前，也就是沒有我黨的人員在場的時候，票箱已經被打開了。且看行動黨連自己的法律也違反了。

(二)在計票站所算的票數超過當天真正投票人投票的數目。

梧槽區計票站的選票數目：

杜進才	6218票
李紹祖	4076票
廢票	258票
總共	10552票
選舉官所透露的該區投票人數	10258人

結果多出 299票

請問這多出的299票從何而來的呢？真正的多出的選票只是299票而已嗎？有沒有一些選票被拿出來而另外一些假票加進去票箱呢？

(三)選舉官所用來封票箱的封印，為什麼有多餘而且是落在非選舉官員和不應該拿着這些封印的人的手里？為什麼會造成這樣？如果非官員和外面的人士拿到選舉官的密封封印，他們怎樣拿到呢？為什麼有多出的封印呢（有人交給我們七個封印）？他們從那里得來的呢？那麼人民怎麼會知道這些投票箱沒有受到外人的玩弄？

選舉舞弊的證明：



↑這便是用以舞弊的多出的七個封印。是鐵一般的證據！



↑看！這是封印所印出來的圖章。

我們今天所暴露的不過是冰山的尖端而已。在來日里行動黨的這些舞弊，可能會更進一步被暴露出來！

單從上述事實大家都清楚的看見行動黨所舉行的星加坡選舉，是一個大騙局。其實這個選舉跟西貢傀儡政權的假選舉一模一樣。

很明顯的，今天的假選舉的結果不能夠代表人民的真正願望。對人民來說，這個假選舉的結果是完全無效的！

我們強烈抗議行動黨選舉的大騙局，我們相信人民將不會允許行動黨繼續欺騙他們。我黨感謝所有支持我們的人民，並號召人民團結起來繼續堅持反帝反迫害的鬥爭！

黨另一聲明請閱第11版

馬來亞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英帝國主義及其拉扎克李光耀傀儡政權，粉碎「馬來西亞」，反掉假「獨立新加坡共和國」，爭取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馬來亞！

行動黨是“有效能”的嗎？

八月三十日，黨主席李紹祖同志在蔡厝港群眾大會上，向群眾分析了黨參加這次競選的原因和目的，並且揭穿了行動黨的種種政治欺騙。以下就是李紹祖同志講詞的摘要：

各位朋友：

我們一再強調說新加坡的選舉是不民主的。這是我們早就有的認識，但是行動黨這一次的作法，比我們原有的這種認識更不民主。不但是給反對黨宣傳的時間只有九天而已，而且到了最後一分鐘又給我們製造了很多麻煩，給我們增加了不少困難。

我們這次參加競選碰到各種各樣的困難，錢不夠、人手不夠，很多同志缺乏這一方面的工作經驗等等。可是由於我們是一個代表人民的政黨，由於人民希望我們出來替他們講話，所以有許多人民群眾自願來幫忙我們工作，使到我們能順利地完成很多工作。

我們這一次參加競選，是有一定的理由的。大家知道，我們已經抵制選舉七年了。在這七年里，很多朋友、很多人民群眾總是問為什麼我們不參加競選。他們以為在這個所謂國會里面，也還是需要真正反映人民的心聲的人，需要一些人進去替他們講話。我們從各方面得到很多人這樣的要求，所以我們有必要考慮到人民的這些要求。

同時，在今天行動黨的法西斯獨裁統治下，幾乎所有報章受它們控制。《海峽時報》被它們收買、《新國民報》受它們壓制、《星洲日報》替它們講話，電視、電台統統是它們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說話嘛，聲音傳不出；我們要舉行示威嘛，又不行。結果我們黨的聲音就越來越小了，真理傳播不開了。如果要繼續暴露行動黨，提高人民的覺悟，我們就有必要選擇另外的一種途徑。正因為這樣，我們才決定參加這一次的競選的。

我們這次只派出十個候選人，這說明我們的目的不在於組織政府，掌握政權，而僅僅在於暴露行動黨，提高人民的覺悟。因為我們認

為要奪取政權、組織政府是必須尋別的一種辦法的，“選舉”是決沒有可能做到的。

行動黨對於人民是不民主的，對於真正代表人民反對它們的人，壓制的更厲害。我們黨從一九六一年到今天，我相信至少有一千個同志被抓去；如果不是在監牢，就是被迫離開政治，或者不能繼續和我們一起工作。而今天在監牢里面，我們的許多同志還是在堅持鬥爭，最近又因為為了抗擊行動黨的各種各樣的虐待和迫害，正在舉行絕食鬥爭。

行動黨對人民極端的不民主，但是它始終要給人民一個印象，以為它很民主。十三年來它們幹盡了壞事，現在却還是一直在自吹什麼“行動黨是一個廉潔、有效能的政府”。“廉潔”嗎？我們過去已經講得很多了，今天晚上我不準備再講。不過，講到執政的有效能方面，怎樣的有效法呀！

行動黨說它們的有效能的方面是建很多的工廠。但是我們不要忘記，它們建工廠不是為人民，而是為外國佬的。建廠呵、造路呵、裝電呵、裝水管呵，完全是為着外國佬，外國壟斷資本，使到它們有機會在這里開工廠，剝削人民，賺更多的利潤。

真的有效能嗎？我現在要舉出一些例子來，證明它們一點都不能有效能的實施它們的政策。

單單講水就好了。我們常常不夠水用，最近因為比較少下雨，水又快不夠用了。你不要以為新加坡很缺乏水，其實，新加坡有很多很多水，從柔佛來的，這裏蓄水池儲藏的，這些水那里去了呢？完全完全被行動黨拿去工業區給工業應用了。因為工業需要用很多水，所以人民應該用的，有機會用的水就變少了、沒有了。我們說，如果行動

黨真的有效能的話，為什麼單單這個水都不能處理得好呢？

好！不要講水，講電吧！大家知道，新加坡的地方是很小的，很小的地方，而有這麼多個電廠，應該所有的地方都有電才是。然而，直到今天很多鄉村地方還是沒有電。如果有電的，還是私人電。這些本來是政府應當照顧的工作，現在做成怎麼樣呢？一點都不照顧人民。新加坡這麼多電廠的電放到什麼地方去了呢？完完全全給那些外國佬用，給外國壟斷資本用了。所以，如果你說行動黨有效能的話，有！為外國佬效勞，對外國佬有效能，對人民却是一點都沒有。

行動黨對人民最拿手的，最有效能的就是加稅。關於加稅，大家可能還記得兩年前，吳慶瑞說水費要加多是因為他們要做水溝，要給人民衛生。所以每個人要加幾分錢給他們，這樣每一個人才能有清潔、衛生設備的水溝。但是它以這樣的理由加稅之後就把計劃忘記了，直到現在許多城市的水溝還是沒有什麼清潔、衛生的設備。所以，行動黨的有效能，就是壓人民、加稅的有效能。

對於鄉村居民，它們最有效能的就是“迫遷”。你住這個地方，如果行動黨要你這個地方，就趕你到另一個地方；但一旦它又要那個地方，又迫你遷，迫你走到別的地方。所以，很多鄉村居民，就這樣經常被它們趕來趕去，而有些被趕去住它們的組屋了。當然，它們這樣做是另有用意的，因為那些外國資本家在本地建了工廠，就需要有很多廉價的工人，那麼如果你以前是種菜的，現在搬來搬去，沒有地方種菜，只好去做工啦，“自願”（其實是被迫）受外國壟斷資本家剝削啦。這就是資本主義制度一路來最惡毒的手段。

不久前，豬價暴跌，使很多農民遭受損失，如果行動黨真正有效能（轉入第十二版）



拉扎克傀儡集團鎮壓不了 工人的斗爭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八月十九日廣播〕今年初以來，在解放軍勝利進軍的鼓舞下，各族工人加緊展開鬥爭。

今年五月，拉扎克集團第二號頭目依斯邁哀嘆說：勞資糾紛的增加是驚人的，本年度到現在為止就有七百宗。他叫嚷：這些問題必須儘快解決，特別是在維護國內的和平與穩定方面。但是，工人的鬥爭正方興未艾。

據報導：這幾個月來，工人的罷工和其他形式的鬥爭，有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工人爲了維護他們的基本權利，反對各行業無理解僱階級兄弟而發動的。幾乎在每宗工潮中，僑勞工部長和“職工總會”的工賊們，都爲吮吸工人鮮血的資本家服務，例如：冷邦國際機場餐室一百多位工人罷工，是因爲他們的幾位同伴被開除，他們被開除的原因是因爲成立工會。僑勞工部長馬尼卡準沙甘命令罷工工友復工，“英勇”地保證說：“資方準備向工人自己的代表談判，也將不迫害任何一個工人。”但是當工人決定復工時，資方竟然勾結僑勞工部長，在五月份開除了九十多個工人。這就暴露了它們的掙紮面目。但是工人團結起來，堅決地回擊。

八打靈惹也，新斯五金製造有限公司的一百多名工人，五月份的第一次罷工行動，被僑勞工部助理部長和“職工總會”的工賊們出賣了。但工人們堅持鬥爭，直到六月底資方重新僱傭他們的同伴爲止。

聯邦石棉灰料公司的工人，爲了三十個被迫害的同伴的利益，以及反對老板的野蠻手段而舉行的十七天罷工，也在五月份被“職工總會”的工賊們無恥地出賣了。

八打靈惹也德成隆運輸公司，六月廿七日開除了一名工人，工人因此進行罷工。當破壞工人團結的卑鄙陰謀失敗後，僑勞工部七月廿七日就直接干預。它支持資方關於開除四十二名罷工工人的決定。並發出最後通牒，要其他工人復工。

工人們毫不理會，繼續罷工。僑勞工部下令把案件交給臭名昭著的反工人的僑工業仲裁庭處理，企圖使解僱合法化。

這個時期的其餘的百分之三十的鬥爭，有些是工人爲了要求改善待遇和生活條件，或者爲了要求起碼的生活必需品，如：乾淨的飲用水，或者爲了反對資方不把全部工資發給工人。例如：八打靈惹也東方糖廠工業公司的三百名工人，在五月份罷工，要求加薪和改善工作條件。

吉隆坡、檳城、怡保和馬六甲的冷寶打公司的四百多名低薪工人

，爲解決他們提出的十年的加薪要求，而在五月份和六月份展開了持久的鬥爭。

雪邦國的二百多個工人，爲實現他們多年來所提出的供應飲用水的要求，而在七月份罷工。沙登農業學院兩百多個什工，在六月底幾乎全體投票，一致贊成採取罷工行動。因爲傀儡當局不管工人的多次要求，拒絕不給他們近十年來每月應得的十二元半的生活津貼。雖然拉扎克親自威脅工人，不許工人罷工，但是，工人並沒有被嚇倒。

近三個月，淡杯馬來亞紡織廠的官僚老奴，採用拖延的手段來對待一千多名工人的合理要求，工人的要求包括增加工資，實行月薪制，合理的夜班津貼，房屋津貼，根

（轉入第四版）



北加里曼丹人民軍在反“圍剿” 戰鬥中取得重大勝利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八月十二日廣播〕據北加里曼丹人民軍，拉占江下流武工隊指揮部，一九七二年二月十日發表的一九七一年戰鬥公報報導：北加里曼丹人民軍拉占江下游武工隊和其他兄弟單位團結一致，互相支援，運用人民戰爭的戰略

戰術，勝利地粉碎了敵人于去年上半年發動的多次軍事進攻。接着，又勝利地粉碎了敵人于去年八月八日發動的起名爲牙牙（意思是微小）的軍事“圍剿”。

公報說：在過去的一年里，人民軍拉占江下游武工隊，積極主動的進行了三十多次大小戰鬥，總共炸死炸傷敵兵六十名左右，炸死罪大惡極，死不悔改的特務走狗和僑民防隊員十九名，炸燬敵人巡邏艇兩艘，繳獲一批武器和彈藥。

這些勝利，給敵人以沉重的打擊，給人民以極大的鼓舞，並且提高了人民軍的戰術技術水平，增強了人民軍的戰鬥力。

公報說：一九七一年，人民軍的槍聲和地雷聲響徹了泗里奎，民

那丹和拉占江下游兩岸，這使英馬反動派心驚膽戰。英馬反動派不甘心于它們的失敗，竟野蠻殺害無辜群眾，進行報復。公報對英馬反動派的野蠻罪行表示最強烈的譴責。

公報指出，在新的一年里，英馬反動派必將更殘酷地迫害人民。

公報號召：北加里曼丹各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作好精神準備，不應當被英馬反動派的氣勢所嚇倒，而應當進行堅決的鬥爭。

公報最後呼籲北加里曼丹各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在新的一年里，更熱烈地參加和擁護人民軍，堅持走武裝鬥爭的道路，爲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北加里曼丹而英勇地奮鬥。



丁加奴農民和漁民 生活日益貧困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七月廿五日廣播〕丁加奴州是馬來亞經濟發展最落後的一個州，無論是英國殖民者還是拉扎克傀儡政權都不管丁加奴州人民的死活。只是在大選前夕，拉扎克集團才四出遊說，召開大會，許下各種甜蜜的、空洞的諾言。

然而，大選一結束，它們就把自己的諾言忘得一干二淨。它們幹的是欺騙人民，巧取豪奪的勾當，它們勾結帝國主義壟斷資本家和國內買辦資本家，霸佔大量土地，建立各種企業。

丁加奴州勞動人民，尤其是農民和漁民的生活極其貧困，這是無可辯駁的事實。拉扎克傀儡政權和資產經濟學家也無法否認。不過，它們承認這一點的目的，是為了進一步欺騙我國各族勞動人民，特別是丁加奴州勞動人民。最近，丁加奴僑州務大臣尼哈山，為了轉移丁加奴人民對拉扎克集團的仇恨，不得不承認：同其他各州勞動人民相比，該州勞動人民的平均收入更低。

瓜拉丁加奴、烏魯丁加奴、龍運和甘馬挽稻農的生活非常貧窮。他們每英畝土地每年的收成不超過二百五十千冬。據偽馬新社報導：丁加奴州鄉村地區，百分之九十八的兒童得蛔虫病，據傀儡政權透露的零星材料，丁加奴漁民常年在飢餓線上掙扎，他們遭受官僚資本家

（接第三版）

據公司的利潤發給花紅以及按工齡實行年假。工人甚至願意討論降低要求，但是，官僚資本家却野蠻得很。由於偽警察的阻撓而不能舉行示威的工人，在七月卅日嚴正宣布：他們將繼續為爭取原來的要求而鬥爭。同時，決定採取罷工行動。在決定罷工的會議上，同時通過了維護工人利益的一些決議，其中一個決議，揭露大資本家少付工資給全國大約一萬兩千紡織工人。同時，呼喚所有工人，結成單一的組織，為他們的權利而鬥爭。這是對拉扎克集團破壞工人階級團結的最好

和其他高利貸者的殘酷壓迫和剝削。在丁加奴州，一萬三千個漁民中，百分之八十是沒有任何捕魚工具的貧苦漁民，他們完全依靠租入高利貸者漁船和捕魚工具來維持生活。他們的亞答屋破漏不堪，他們衣衫襤褸，個個骨瘦如柴。他們的孩子幾乎都沒有衣服穿，整天光着身子，肚子鼓脹，這不是因為吃得太飽了，而是因為肚子里長了兩三種蟲，一個人為了維持生命，每天需要兩三千克卡路里熱量，而他們平均每天不到八百克卡路里。

瓜拉甘馬挽漁民，每次下海捕魚的收入不超過五角錢。而且這些漁民不是每天，而是每隔一天才能下海一次。這就是說，他們每人每天的收入不超過兩角五分錢。為了增加一點收入，他們的妻子還得設法找活幹，如清理魚的內臟，四個婦女一個下午可以清理一筐大約一百五十斤重的魚，工錢是每筐五角錢，由四個人平均分。此外，她們每人還分到四條魚，每條大約值三分錢。可是，她們每隔一天才勞動一次，所以每個婦女每天的收入，包括分到的魚在內，才一角二分半錢，加上她們丈夫的收入，不過三

回答。

從最近接連不斷的罷工和其他形式的鬥爭，各族工人更清楚地知道，不論那一民族的工人都是自己的階級兄弟，在反對各族大資本家、傀儡集團和黃色工會的工賊們的鬥爭中，他們必須依靠他們自己團結的力量。各族工人也清楚地知道，不論他們是屬於那一個民族，只要是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它們的走狗的統治下，各族工人都受着同樣的壓迫和剝削。

角七分半錢。他們就靠這一點收入，來養活一家兩個大人和至少兩個小孩。他們就靠這三角七分半錢，來應付一家吃喝穿用的需要，因此，他們兩天才能吃上一頓飯；有時甚至三四天，才能吃上一頓飯。這是我國勞動人民生活貧窮困苦的一個典型例子。可是，拉扎克傀儡政權還不斷重彈老調，吹牛說：“馬來西亞人的收入，在東南亞是最高的。”真是厚顏無恥！其實，能夠享受東南亞最高生活水平的不是我國各族勞動人民，而是帝國主義壟斷資本家、馬來官僚資本家和封建地主以及它們的走狗。我國各族人民過着是牛馬不如的生活。

我國各族勞動人民生活的痛苦，有如馬來諺語所說的：在河水游泳的鴨子渴死了，在穀倉里下蛋的母雞餓死了。換句話說：在我國這樣一個美麗富饒的國家，勞動人民却過着悲慘的生活。他們的收入本來已經很低，現在連喝水都發生困難，真是難上加難。

丁加奴北茄河、德巴河及費德列河沿岸，數千居民，由於河床越來越淺以及河水污染，生活受到威脅。河里的生物都死光了，那里的居民被迫划船到離開住地很遠的上游，去尋找乾淨的淡水。北茄河水是被資本家的礦場排洩出來的髒水所染污的；而德巴河和費德列河的水則被巴東土著油棕廠排灌出來的廢油所染污。這個事實，無可辯駁地證明：帝國主義壟斷資本家和馬來官僚資本家建立的工廠企業越多，人民就越倒楣。因此，丁加奴州人民譴責，並且拒絕支持拉扎克傀儡政權的“發展計劃”是完全正確的。丁加奴僑州務大臣尼哈山破口大罵，說什麼有些人故意貶低拉扎克傀儡政權在丁加奴實行所謂發展計劃所做的努力等等。這實際是承認，馬來官僚資產階級奴役丁加奴勞動人民的勾當，正遭到不可克服

（轉入第五版）



黃梨雖甜 梨農的生活却苦得很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八月十二日廣播）我國有將近一萬戶勞動人民，依靠種黃梨和對黃梨進行加工過活。小黃梨園絕大部份分布在柔佛南部，北干那那、笨珍、古谷、新邦冷金、阿逸依淡等地方，雪蘭莪的巴生和瓜拉冷岳、霹靂的安順也有一小部份黃梨園。全國黃梨的每年產量有二十多萬噸，替拉扎克集團賺取五千元外匯，其中小梨農所生產的黃梨佔百分之六十五。由於馬來官僚資本家壟斷了黃梨的收購、加工和出口，對各民族小梨農進行殘酷的剝削。小梨農整年拼死拼活地幹，到頭來還得不到起碼的溫飽，因此，在他們身邊流傳這樣一句話：“黃梨雖甜，可是梨農的生活却苦得很。”

一九六四年，拉扎克集團在北干那那成立馬來亞黃梨廠有限公司，當時，它們吹牛說：馬來亞黃梨廠有限公司的成立，將使小梨農獲得穩定的價格，同時將擴大黃梨市場，因而提高小梨農的生活水平。事實上，馬來官僚資本的魔掌伸進黃梨業後，黃梨收購價格跌得更低，小梨農的生活越加痛苦。

馬來亞黃梨廠吸收柔佛兩小梨農產品的四份之三，它利用它的壟斷地位，一方面鼓勵小梨農大量生產，另一方面又減少收購數量，甚至拒絕收購，蓄意造成生產過剩，無理地壓低價格，以保證它們能獲得巨額利潤。每年在五月到七月；十一月到十二月的期間，都是大量出產黃梨的旺季，可是，偏偏在這時候，馬來亞黃梨廠的老爺們却決定少買或不買，使小梨農蒙受嚴重損失。

在一九六八年五月到七月的旺季中，由於馬來官僚資本家拒絕收購，柔佛四千小梨農有大量黃梨賣不出去而完全爛掉。據估計：他們所遭受的損失在一百萬元以上。一九七一年的情況更為嚴重，光是在五月廿七日那一天，就有六十多萬磅黃梨由於官辦黃梨廠拒絕收購，而被丟棄在北干那那四周。此外，在黃梨園里還有大量沒有砍下的黃梨在地里爛掉。據報導：平時每一

羅厘車的黃梨可以賣三百元左右，當時只能賣一百六、七十元，有些甚至低到四、五十元。假如買價平均是一百五十元的話，那麼，梨農每賣一羅厘車黃梨，就損失一百五十元。五月份，當地黃梨總產量是三千八百一十二羅厘車，這樣，光是在一個月內，梨農就損失了五十七萬元以上。

今年五月開始的旺季，情況也大同小異，笨珍的小梨農，每戶每天產梨兩千粒左右，平時每粒可賣五分錢，現在却兩分錢也賣不去。甘榜巴列峇魯的小梨農打昔邦說，他已經採下兩千粒黃梨，由於廠商拒絕收購，羅厘車也不來運載，只好堆在路旁，地里還沒採下的黃梨也只得讓它爛掉。結果，四個月的勞動白費了，一分錢也沒有得到。干隆卡耶說：通常黃梨廠每天收八十羅厘車黃梨，可是每到旺季却只收五十羅厘車。現在，梨農的收入平均每月不到二十元。

馬來亞黃梨廠利用小梨農已收割大量黃梨，而黃梨又快熟易爛的弱點對他們進行敲榨。廠里的老爺們又說他們要賣的黃梨太小太生或太熟，任意克扣或甚至拒絕收購。過去兩吋半直徑的黃梨都買下，現在三吋的也嫌太小，完全不要，說三英寸半以上的才夠條件。一羅厘車黃梨一般的有九千磅重，可是，廠方現在只當作是一千五百磅來估價。

暹立拉昔小梨農阿里孟哈末：今年六月對記者說：“去年廠方折扣或割磅從百分之三十提高到百分之六十，今年又進一步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五。由於採取這種不合理的措施，本來應該從每羅厘車黃梨獲得兩百到四百元的小園主，收入猛跌，每羅厘車所得不超過三十元，這是真事，不是我編造的故事。”有些小梨農賣掉一羅厘黃梨只得十五元，連車費都不夠。拉扎克集團的

殘酷剝削，使到廣大小梨農（都是那些受騙參加偽農協和合作社的人）感到十分不滿。他們對傀儡頭目口蜜腹劍的偽善態度特別氣憤。

偽農協與漁業部副部長沙末伊德利斯，今年二月在同笨珍附近偽農協的會員進行座談的時候，曾經假惺惺地答應，要下令採取強硬措施，去對付那些破壞小梨農利益的損人利己行爲。但是，這種損人利己行爲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停止。

當小梨農紛紛起來譴責馬來亞黃梨廠破壞梨農利益的時候，該廠董事長阿迪耶申力圖推脫罪責，說什麼“馬來亞黃梨廠有限公司沒有責任，負責控制監督小園主的黃梨工廠是‘馬來亞黃梨工業局’等等”。其實，無論是馬來亞黃梨廠有限公司或是馬來亞黃梨工業局都是操縱在拉扎克集團手上的官僚機構。這個曾經擔任偽聯邦農產銷售局副主席的阿迪耶申，就是該公司和該局的大頭目。該公司在一九六四年成立的時候，繳足資本只有五百萬元。一九七〇年已增加到一千四百萬元。也就是說，在短短的五年期間，它們攫取了一千萬元以上的利潤。這不算是它們對各民族小梨農進行敲骨吸髓的剝削的鐵証嗎？不管拉扎克集團多麼狠毒和狡猾，它們掩蓋不了馬來官僚資本家殘酷剝削廣大小梨農的罪行，也制止不了小梨農團結起來進行反對迫害和剝削的鬥爭行動。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接第四版)

的困難。

拉扎克集團對人民進行威脅也好，漫罵也好，都是徒勞的。丁加奴州勞動人民已經聽膩了拉扎克集團所許下的各種空洞的諾言，長期的經驗使他們懂得，拉扎克傀儡政權的“發展計劃”，意味着馬來官僚資產階級和封建地主階級的發展，而對我國各族勞動人民則是一種災難，因此，他們對拉扎克傀儡政權不抱任何幻想，正在奮起反抗傀儡政權的殘酷壓迫。

共產主義運動中的 “左派”幼稚病



列寧著作選讀

——列 寧——

(接上期)

八

不作任何妥協嗎？

我們從上面引自法蘭克福出版的小冊子中的那段話里，已經看到“左派”何等堅決地提出“不作任何妥協”的口號。這些無疑是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居並且願意作馬克思主義者的人，竟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真理，這實在使人感到遺憾。請看看1874年恩格斯反駁三十三個布朗基派公社活動家的宣言時說的話吧；恩格斯同馬克思一樣，是少見的和極少見的作家之一，這種著作家的每一巨著中的每一句話，都有極為深刻的內容。

恩格斯說：

‘……我們所以是共產主義者，’——布朗基派公社活動家的宣言中說，——‘是因為我們要達到自己的目的，不在中間站停留，不作妥協，因為妥協只會推遲勝利到來的日子，延長奴隸制的時期。’

德國共產主義者所以是共產主義者，是因為他們通過一切不是由他們而是由歷史發展進程造成的中間站和妥協，清楚地看到並始終不懈地追求最後目的：消滅階級和建立不再有土地私有制和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制度。三十三個布朗基主義者所以是共產主義者，是因為他們以為，只要他們願意跳過各個中間站和各種妥協，那就萬事大吉了，只要——他們確信如此——日內‘幹起來’，政權落到他們手中，那末後來‘就會實行共產主義’。因此，如果這不能立刻辦到，那他們也就不是共產主義者了。

把自己的急躁當做理論上的論

據，這是何等天真幼稚！”(見弗·恩格斯“布朗基派公社活動家的綱領”16，載于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報紙《Volksstaat》(1874年第73號，引自“1871—1875年文集”俄譯本1919年彼得格勒版第52—53頁) (待續)

注 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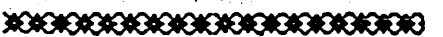
(1)我很少有機會了解意大利“左派”共產主義者。波爾迪加同志及其“共產主義者抵制派”(Comunista astensionista)維護不參加議會的主張無疑是不對的。可是，根據兩期他主編的“蘇維埃報”(《Il Soviet》，1920年1月18日和2月1日出版的第3、4期)、四期塞拉蒂同志主編的出色的“共產主義”雜誌(《Comunismo》，1919年10月1日至11月30日出版的第1—4期)以及我所能讀到的幾份零散的意大利資產階級報紙看來，我以為他有一點是對的。那就是說，波爾迪加同志和他那一派人對屠拉梯及其同道者的抨擊是正確的，因為後者既留在一個承認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政黨里，依然當議員，又繼續奉行最有害的機會主義的老政策。塞拉蒂同志和整個意大利社會黨；容忍這種現象，當然是一個錯誤，這種錯誤也會像在匈牙利那樣帶來很大的害處和危險。匈牙利的屠拉梯之流的先生們就是從內部來對黨和蘇維埃政權實行怠工的。對機會主義的議員採取這種錯誤的、不徹底的或軟弱的態度，一方面促成“左派”共產主義者的出現，另一方面又在程度上證明“左派”共產主義者的存在是對的。塞拉蒂同志指斥議員屠拉梯

不徹底”(見《Comunismo》第3期)顯然是不對的，因為不徹底的正是意大利社會黨，它容忍了屠拉梯之流這樣的機會主義的議員。

x x x x

15 意大利社會黨成立于1892年，當時叫“意大利工人黨”；1893年它採用了“意大利社會黨”的名稱。俄國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以後，意大利社會黨內的左翼力量加強了。1921年1月在里窩那黨代表大會上左派同社會黨決裂，召開了自己的代表大會，創立了意大利共產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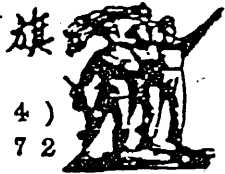
意大利法西斯獨裁時期，社會黨內又形成了一個有勢力的左翼。1934年意大利社會黨同意意大利共產黨簽訂了關於一致行動的協定。這個協定就是兩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戰後時期合作的基礎。1947年1月，以美帝國主義的代理人薩拉蓋特為首的右派集團退出意大利社會黨，建立所謂的“意大利勞動社會黨”。



名詞解釋

買辦階級

買辦階級是一種依靠外國資本家的資產階級，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特有產物。這種階級是依存於帝國主義的榨取而發展的。因為外國資本家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語言、社會情形隔膜，便僱用熟悉情形的本國人，作他們的媒介，或代他們經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帝運動中，外人更要利用這些買辦來鎮壓和分化革命，以繼續其經濟侵略。於是買辦階級也從中揩油，漸漸肥胖起來，成為國內的大資產階級。

(34)
1972

樹膠花開的時候

* 田野 *

(接上期)

“沒有，我是路上跌倒的。”
魯士曼回答。

“跌倒的，說得很好聽，走，去見土地局的經理！”那里說着，從他身旁又跳出一個人來，把魯士曼拉到經理的烏必去了。

“怎麼啊！魯士曼，沒有錢就想偷啊！根據合約，你的一切收成必須賣給發展局指定的承包商，快，你把膠汁弄到那里去賣了。”
又是那個帶着領帶的各爾尼在問。

“我是半路跌倒的，在阿拉面前我說實話。”魯士曼說得很慢，為了證明他的話的真確性，他引用了阿拉。

“你不要撒謊，你的心我，我全知道了，過不了活就想偷，真是笨蛋，說謊話也要阿拉作証。跟你說實話，你的土地，收成，全部都是土地局的，當你的債還沒有還清的時候，你不要想走歪路，我們按照合同可以把你趕走，不必賠償分文損失。”那各爾尼說完看一看魯士曼，看他被說服了沒有，魯士曼一點也不被他說服的樣子，使他十分失望。突然他站了起來，一手猛伸過去抓住了魯士曼的衣領。

“快說！你弄到那里去？那些樹膠！”那個各爾尼厲聲地說，那樣子像餓狼騎住小羊。

這粗野的舉動和無理的詢問使魯士曼感到了深深地受了恥辱，多年積在他心頭的怒恨一下子集中起來，那怒火的烈焰已從心頭燒到了拳頭。

“你放手不放？”魯士曼說，這聲音十分堅定。

“你說了才放。”那各爾尼已經感到了魯士曼的反抗性，但他在人們的面前又要表示他的職位的權力，而且他也認為農民是馴服的，他不敢怎樣。就在這時候，一顆有力的火紅的拳頭已經到了他的眼前，想閃也來不及了。“碰”的一聲

，他捉住人家衣領的手放開了。

魯士曼像個雕塑，沒有表情地站在那里，打出去的拳頭已經收了回來了。

這時兩個爪牙已經閃過來把魯士曼捉住了，門外又進來了一個。

那個經理一手摸着被打腫的臉皮，看看有沒有流血，一面滿口污語地罵：“峇卑，不吉媽，給我打。”

魯士曼掙扎着，反抗着，然而無數的拳頭不停地落在他身上，一口鮮血從他嘴里流了出來，他失去了知覺。

“把他抬出去，抬出去。”那各爾尼又說。

失去了知覺的魯士曼被抬到屋外去了，那些兇手也離去了。許多農民圍了過去，然後把魯士曼抬回家去。

(五)

烏新帶着沙峇回家去。

那時已經快傍晚了，夕陽把一老一少的臉孔照得紅彤彤的。

“你還擔心爸爸打你嗎？”烏新問。

“當然，不過打我是不怕的，他拿刀的時候，我就怕了。”沙峇回答。

“其實，他也是一時氣不過，再加上多年的辛苦，到頭來還是一場空，這恨是誰都有的，只是他找錯了人。”烏新解釋着說。

到了魯士曼的家時，屋裏沒有半點聲音，靜的可怕，這情景就叫沙峇心跳，但有烏新伯伯在，他的胆也壯了些。

瑪伊沙在聽到了幾聲敲門聲之後走去開門，一見是沙峇和烏新來了，頓時哭了起來。

“媽吉，出了什麼事了。”烏新關切地問。

瑪伊沙半哭半說地把魯士曼發生的一切事情，告訴了他們。

“現在伯吉在那里？”烏新問

“就在那床上躺着，有個好心的華人給他喝了一碗藥酒，現在睡着了，不然的話還是一直呻吟着。

烏新去看魯士曼，沙峇也跟在後面。

魯士曼靜靜地躺在床，似乎睡着了。他的眼角還掛着半滴老淚，臉上的皺紋里，還有一點沒有擦掉的血跡。

就在這時魯士曼無力地睜開他的眼睛，沙峇一步跑過去撲在魯士曼身上。

“阿雅！是我不好。”沙峇哭着說。

魯士曼沒有說什麼，只把一隻手放在沙峇的頭上無力地摸着。

烏新這時也走過去抓住魯士曼的手，那麼有力地握着。

“你那拳的確打得好！叫那些豬猡知道我們農民也不是好欺的！”

烏新停了停又接着說：“從這件事情，我們得到了這樣的經驗，那些大官員看起來聲勢很大，但只要我們有反抗，他們是害怕的，雖然反抗的力量並不大。不過還有一點更重要的，就是要戰勝他們，必須結合集體，團結許多人才能打倒他們。你知道嗎？我們已經有了這個組織了，叫馬來亞農民陣綫，正在號召所有的農民起來鬥爭，拒絕還債，自割自賣，不富農奴，進而佔據自己開發的膠園，這樣才能擺脫‘聯邦土地開發局’這個吸血鬼的剝削。”

魯士曼在床上微微地點下頭，他表示同意這樣的看法。

“不久之後，我們的鬥爭就會出現新的局面。”烏新充滿信心地說。

夜漸漸地來了，窗外的膠林還在黑暗中起伏翻滾，屋內已經很暗了，但有兩顆眼睛還在閃閃地發光……

(轉入第八版)



不是貪污

馬紅

一天，我到一間靠外賣的小商店去，和這小商店的老板聊天。正當他向我吐訴了許多生意蕭條，市場不景的苦水之後，忽然一個頭髮頗長，衣服古怪的“東西”走了進來。

“老板，好生意！”那人一走進來，就大模大樣的坐在一個角落，跨起一隻腳在那兒猛搖。

“托福，托福，還算過得去，怎樣，今天沒有上班？”老板露着笑臉，招呼着：“喝什麼茶？還是來一支 Anchor？”

“不，不，今天輪晚班，來一杯咖啡吧！”那怪“東西”說着，用眼角射了我一眼。老板知道他的意思，連忙解釋着說：

“不要緊的，這位是我的老相

交。”

這時他向我露露笑容，同時從後袋抽出一把梳來，梳了梳他那把長頭髮。

“老板，妨礙你們吧？或者我先走一步！”我站起身來，準備要走。

“不要緊的，不要緊的，大家是朋友！你再坐一會。”老板說着，把我重新壓下座椅，接着他微笑着向該怪“東西”道：“小×，最近馬場得意吧！”

“臭××，別提了，連馬屁都不中一個，死爸慘！”他停頓一下，喝了口咖啡，老板順手遞了支香烟給他。只見他猛地吸了一口

家去了，伊娜正在煮飯，烏新正要出門去了。

“伯吉，我回來了。”馬末說。

“你回來的正好，還打算走嗎？”烏新笑着問。

“不走了，伯吉，我要和你在一起工作，我已經明白了工作的意義和我們應該走的路。”馬末堅定地說。

烏新高興地把大手拍在馬末的肩臂上，接着說：“我們非常歡迎你回來，更高興地看到你覺醒了，主動地要和我們一起工作。農村是非常需要像你這樣的年輕人的。來吧，讓我們加倍信心工作，喚醒更多艱苦的農民響應馬來亞農民陣綫的號召。”

馬末仰着頭，興奮地望着窗外，這時黎明的太陽正從山坡的那邊升上來，那和煦的光芒把遼闊的膠林廬上了美麗的光彩。

馬末大步地向膠林走去，樹膠花淡淡的芬芳撲着他的臉孔，他的步伐更快了……

，接着說：“最近遇到衰運，萬字也是一樣，四個字反來反去，×你老姆！”

“不要緊的，你小×的運氣向來是很好，現在是七月半，鬼出門，不好賭，等過了這個月，又是你小×的天下了，哈哈，到時贏他三五千塊，去快樂的時候，別忘了我。”

老板在向他表示哈哈，我坐在旁邊聽着那些“八股”，總覺得不是味道。

“所以嘛，你老板知道，我姓×的，不是誇口，很少說鬧窮，×你老姆，就是最近遇見鬼，場場‘撲街’……”

小老板聽他說這樣的話，也就先皺着眉頭，好像知道將有什麼不幸的事到來似的，不斷地嘆氣着。那怪“東西”看到老板的眼色有點難看，因此就說道：

“老板，你放心，這次我只跟你借兩百元，發了薪水，我馬上還給你。”接着他從衣袋里掏出了一本支票簿，準備要寫。老板趕忙阻止道：

“哦，小×，別這樣多，你知道。我最近手頭也很緊，生意難做呀，這樣吧，先拿八十元去用，怎麼樣？”

“八十元？”那怪“東西”露了很難看的臉色：“那里夠用？老板，你也真沒有心肝，這三個月來，你交給我的已經有九張了，你想想看，這個數目不小呀！這樣吧，就先借一百八十元，好吧？臭××，如果不‘撲街’，也不向你借！”

“好啦，好啦，拿一百二十元去用，行吧！”老板將兩張藍的和兩張紅的鈔票伸到他面前，那怪“東西”看了看，雖然很不滿意，結果還是把那些藍的紅的塞在衣袋里。

“哪，這是一百二十元的支票

(接第七版)

(六)

隔天傍晚，馬末回到了離開近一年的老家。那熟悉的小房子在夕陽的斜照下顯得格外親切，那彎彎的小路依然有飛揚着的塵土。

家里的小小的煤油燈已經點亮了，第一個來開門的是他的媽媽瑪伊沙。暗淡的燈光照着她擔憂的臉孔，這憂悒利那間消失了，她帶着驚喜的眼淚叫了起來：“馬末，我的兒子，你回來的真是時候。”

沙峇也跑過來，他高興地望着馬末的臉孔，在尋找着多日來的變化，他覺得哥哥變得像個大人了。

魯士曼在床上躺着，馬末回來了並沒有驚醒他傷痛而沉睡的身軀。

馬末知道了爸爸的情況，內心的怒火在燃燒着，但他並沒有衝動地馬上想去報仇。許多道理，在工廠工作的一段日子，使他認識了集體的力量和智慧是戰勝敵人的基礎。

這一晚，馬末沒有睡好，他想了許多許多，當然其中也想到伊娜，但這思緒一下就掠過了，如今更主要的是作團結和鬥爭的準備工作。

第二天一早，馬末就到烏新的

(續完)

(轉入第九版)

鮮血染紅的旗

——紀念九一烈士節三十週年

(朗誦詩)

梁鷹

當集合的軍號在原野上吹響
當鮮艷的紅旗莊嚴地升起
當沖鋒的呼喊震遍伏擊陣地
我們就會想起
這悲壯的九·一
想起先烈們偉大的英靈

漫漫長夜尚未過去
鬥爭還在持續
是什麼使我們充滿信心
這沾滿先烈血跡的旗

這面旗幟
會突破日寇四重包圍
在祖國的天空
飛舞抗日勝利的歡欣
這面旗幟
堅持捍衛工農權益
在英帝國主義的進攻下
又招展武裝鬥爭的決心。

從當年雙溪多河畔

(接第八版)

“好了，我先走了。”
“慢走，得空常來坐呀！”
“一定，一定，吳××，贏了包請你去新山看成人電影。”
“好，我等你的消息。”老板
他送出了店門口，嘴裏却在咕嚕着：“×你姆，棧仔。”
“老板，怎樣，你還做借錢給人的生意？”看他氣忿忿的坐在椅子上，我打趣的問他。
“借錢！？你在做夢！這個棧仔是來討錢的。”
“來討錢？不是清楚聽他說向你借一百二十元嗎？還給了張支票為抵押嘛！”我弄不明白他在搞什麼，給他越搞越糊塗，呆在那兒搔搔頭皮。
老板看看我，遞了支烟過來，說：
“老弟，很多事情是你們不知道的。你知道剛才那棧仔是幹什麼的嗎？他是‘馬打’，新加坡政府

那柔雨地委的神聖呼喊
到今天祖國各地
這人民戰爭的滾滾烈焰
多少年了，這鮮血的旗
像嚴寒冬天里怒放的梅花
傲笑在冰天雪地
多少年了，這先烈的旗
像戰士們槍尖上閃亮的刺刀
永遠指向反動派恐懼的心

這旗幟曾經拂捲起威武的雄風
讓紅色的旗幟變成烈火
席捲祖國大地
這旗幟曾經橫越過彭亨河的激流
把鬥爭的艱辛化作豪情
不屈地飄揚在邊境的山區

炮彈撕不破铁的意志
風雨吹不散血的鮮明
而今，又燃燒得像一把火炬
照耀着祖國的黎明

聽！就在這旗幟下
激盪着馬來亞無產階級新一代
莊嚴宣誓的聲音
堅韌（貪錢），什麼都是假的，鋪來就對，你有錢他可以叫你做老父，‘公民權’一張二十五萬，聯邦人一張十二萬五千，有價錢有行情的，本地的‘非公民’要‘公民權’有錢，有辦法，沒錯，沒得講，……”他頓了頓，吸了口烟：“現在的馬路無論大街小巷後巷爛地都劃上白綫，不準停車，說穿了，還不是要錢，因此，你的車稍微停一停，跟着‘三萬’來了，意思就是說鋪來！你想想，我做的是靠外賣的小生意，有三架老爺車，有時一個月內，要中了四、五張‘三萬’，你去算這條帳，我賠了老本給他都不夠。……”

“那跟剛才那傢伙有什麼關係？”沒等他說完，我打岔道。
“關係可大啦，剛才那棧仔，

看！就在這旗幟下
騰躍着飽勇善戰的人民子弟兵
拼殺刺刀的身形
啊！就在這旗幟下
光榮祖國的英雄兒女
將永遠不屈地向前挺進
戰鬥到最後勝利

發展新工業

—星飛—

貧民屋被拆
“黃金”地收回
賣給外國人
發展新工業

旅遊新工業
表演脫衣舞
認錢不認人
歡迎本地人

(路過黃金大道有感)

在交通部做‘馬打’，是我弟弟的朋友，我中的三萬全靠他，才沒有連老婆都賠出去，所以月中給他一些使用。他的一百二十元支票你要去兌現？老弟，你想得太簡單了，這只不過是掩人耳目，等到一個時期沒事了，支票還不是叫人給送回去。你看，我這里還有兩張他的支票還沒有給他呢！”說着，他從抽屜里抽出兩張支票，揚了揚。
“哦，原來是這樣，老板，你真‘使得’。”我點着頭，心里却在沉思着，這里的大人物時常高喊這里沒有貪污現象，剛才那件事，以大人物的標準來說也不是貪污，那是秘密的交易啊！





“革新運動”是什麼貨色？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八月廿六日廣播)拉扎克八月六日，在丁加奴發表長篇講話，說他發動了“革新運動”，同一天晚上，他又通過電視台大講“革新運動”的意義，吹噓“革新運動開創了社會建設中新的方向。要人民更積極響應政府的號召，接受新思想，共同負責”等等。

人民是堅決要求革新的。人民的革新運動是打倒反動勢力，消滅舊制度，也就是打倒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封建主義，消滅殖民制度，因為正是在三種反動勢力及其所維護的殖民制度，造成人民貧窮落後，不消滅這些反動勢力，不顛覆殖民制度，就不能建立新社會，就不能消除貧窮和落後，所以，各族人民熱烈擁護共產黨和解放軍，決心為打倒帝國主義的走狗，官僚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總代表拉扎克集團，實現新民主主義革命綱領而鬥爭到底。拉扎克在他的講話里，不講打倒這些反動勢力，不提消滅殖民制度，却空談“現代化”。他說：“現代化指的是思想和行動要革新。”思想行動怎樣“革新”呢？他提了三個辦法：(一)農業機械化，捕魚方法現代化；(二)有計劃地控制商業；(三)利用收入購買大公司的股票；例如：人民信託局金融財團的股票，最後形成土著人的工商業界。這樣革新的任務就完成了。我們的人（按：指馬來人）就不落在時代的後頭了”。

“五·一三”事件以來，拉扎克集團為了加派發展馬來官僚資本，推行了各種各為發展經濟，實為搜刮民脂民膏的掠奪計劃。這些計劃使各族勞動人民更加貧困，因此，遭到人民的抵制，引起人民更強烈的反抗。拉扎克講話中被迫承認：人民不響應傀儡政權的號召，不利用傀儡政權提供的所謂機會，僅僅“依靠政府，任何計劃也難成功”。但是，掠奪性的馬來官僚資產階級，不顧人民的反對，還要加緊搶劫。因此，發動了所謂革新運動。

不管拉扎克的話講得多漂亮，

各族人民却看得到：馬來官僚資產階級仍然以煽動馬來沙文主義為手段，來掩蓋和推行它們更殘酷剝削馬來族工農群眾和其他民族勞動人民的階級剝削政策。所謂農業機械化和捕魚方法現代化，目的是為了加緊控制農業和漁業，傾銷外國壟斷財團的工業產品，榨取高額利潤；所謂有計劃地控制商業，目的在於加緊壓迫中小商人，壟斷市場，進一步剝削各族勞動人民；所謂利用收入購買股票，更明顯地暴露了馬來官僚資產階級貪婪的野心。

拉扎克在講話里，還曾經污蔑和咒罵貧窮的馬來族農民，他說：“我們的人（指馬來人）還有人在甘榜里經營一小塊膠園或水田，過着不能為妻兒前途提出任何保障或希望的生活。”這種情況使他驚奇。在他看來，這些貧窮的農民都滿是被壓迫、被剝削的生活，這是對農民的莫大侮辱。他還咒罵窮苦的家長，不關心自己的子女的教育和郊康，把馬來官僚資產階級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壓迫農民，在經濟方面剝削農民的罪責推得一乾二淨。

拉扎克的“革新運動”，實際上是要保衛腐朽反動的殖民制度，以便帝國主義、官僚資本家和地主更野蠻地吮吸各族人民的鮮血。



慶祝泰國人民武裝鬥爭 ——七週年——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八月十九日廣播)泰國人民之聲電台八月七日為慶祝泰國人民武裝鬥爭七週年廣播一篇社論，號召泰國人民在泰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堅持人民戰爭，爭取更大的勝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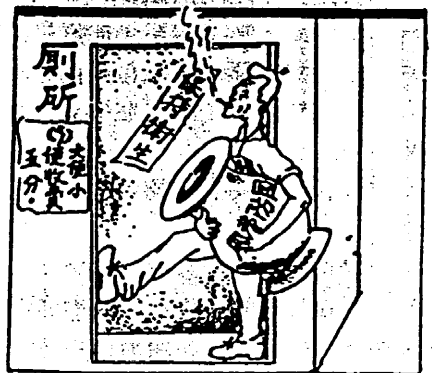
社論說：在泰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泰國各族愛國愛民主的人民團結起來，為趕走美帝國主義、推翻他儂——巴博集團，英勇地進行人民戰爭已經七年了。在激烈和艱苦的七年中，人民以不怕困難，前赴後繼的革命精神，堅持鬥爭，克服了前進道路上的種種障礙，取得一系列勝利，打出一派大好革命形勢。

社論指出：泰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戰爭之所以能夠堅持下去，取得越來越大勝利，是因為有廣大人民參加和給予真心實意的支持；這也表明，泰國共產黨提出的堅決進行人民戰爭，驅逐美帝國主義，推翻他儂集團，建立一個真正實行獨立、民主政策的人民政府的政策，符合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是人民的迫切要求。

社論說：在為實現這個政策的鬥爭中，各階層愛國愛民主的人民，除了同情和支持武裝鬥爭之外，還越來越廣泛地以各種形式進

對美國他儂集團的鬥爭，有力地支持了人民的武裝鬥爭。

社論說：泰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泰國人民武裝鬥爭，今年來不斷取得勝利的事實，有力地證明：真正強大的力量是人民。儘管鬥爭的道路還很曲折、困難，但前途是光明的，只要泰國人民加強團結，在反對民族和人民的敵人的鬥爭中互相支持，用各種手段支持人民戰爭，堅決把人民戰爭堅持到底，最後的勝利就一定屬於泰國人民。



選舉舞弊的證明

黨九月五日聲明

行動黨政權在文告中所說的並不符合事實。實際上，行動黨政權的聲明充滿了矛盾。

讓我們逐點指出。

(一)印發問題

正如選舉官所承認，這些印發是官方印發，由選舉監督用來將投票箱封密，這些都是高度機密的印發，應該由獲得授權的政府官員保管，印發的數目應該跟選舉監督的數目相配合。

為什麼會多出一些印發呢？這些印發為什麼會在一些沒有獲得授權的人手里？既然印發出現在這些人手里，我們怎知道票箱上的印發是真正的官方印發，而票箱有沒有被更換。

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怎能確定票箱里的選票是他們在大選日投進的？

(二)沒有在社陣候選人或計票代理人面前將票箱打開。

(1)李紹祖和他的計票代理人在當晚八時半之前（大約八時二十五或二十六分左右）來到計票站，而不是行動黨政權所說的八時四十分。實際上，當他們抵達計票站時，向有許多選區的票箱陸續送到。選舉總監說，在李紹祖醫生抵達之前，只有兩個票箱被打開。這是不確實的。事實上，所有的票箱已經被打開，而且亂堆一起，無從辨認出票箱或社陣的印發。

為什麼票箱不根據法律在李紹祖醫生與他的計票代理人到來之前就被匆匆忙忙打開？為何李紹祖及其計票代理人不獲准先檢查票箱？

(2)選舉官說他會通知李紹祖醫生在星期六晚八時過後，當所有的票箱都送到計票站時，該區的選票計算即要開始。可是國會選舉法令第四十九條明確規定：選舉官須以書面通知每一位候選人，有關開始計票的時間與地點。李紹祖醫生

沒有接到這種書面通知。他不知道開始計算選票的確實時間。李紹祖醫生在八時半之前抵達，可是票箱已經被打開了。

為何它們沒有在李紹祖醫生或其計票代理人在現場時就迫不及待地開箱呢？

(3)當李紹祖醫生向助理選舉官抗議票箱沒有在他在場時就打開的時候，助理選舉官保持緘默，沒有回答李紹祖。奇怪的倒是吳慶瑞博士（既使他是杜進才的計票代理人）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說，不用等待李紹祖抵達就可以打開。行動黨是否可以解釋為什麼一個候選人的計票代理人可以在開票箱問題上作決定，而不是助理選舉官？這不是明白地指出吳博士干涉選票的計算，而代替助理選舉官作決定？

(三)投票總數與所計的票數不符的事實。

於我們指出投票總數與所算的票數不符後，選舉官才說助理選舉官不可能告訴直到下午八時的投票總數，那是可笑的、滑稽的。

衆所周知，投票到下午八時為止，當票箱運到計票站時，選舉官和助理選舉官隨即就知道投票的總數。

據行動黨政權的文告說，票箱是於下午八時十五分抵達計票站。如果助理選舉官當時不知投票的總數，他應在片刻之後便會知道。

現在選舉官怎可以說當李醫生在一句多鐘後提出詢問時助理選舉官不知投票總數？

李醫生於下午九時半左右詢問投票總數時，助理選舉官並未告訴該數目。李醫生再問投票總數時，助理選舉官又沒有告訴該數目。一直到十時四十分左右，李醫生才被通知梧槽區的投票總數是一〇二五三；那是在李醫生堅決地堅持他有權和要知道投票總數之後的事。

因此，很清楚的，助理選舉官所給李紹祖醫生的投票總數是下午八時的投票總數，而不是所謂下午七時的數目。

雖然助理選舉官知道正確的投票總數，為什麼他遲遲才告訴李醫生？於候選人詢問時，甚至未加以詢問，他難道沒有責任將投票總數告訴候選人嗎？

四結論

因此，選舉官的所謂“解釋”並非根據事實。事實上，他們是自相矛盾和騙不了人民的。

事實已証實有選票的投票箱曾經受到干預。

投票總數與實在計票數目之差額二百九十九票可以在下列情況下產生：

(一)數千張社陣的選票可能自投票箱中取出，數千張行動黨的票可能被放進去。(二)投票箱可能被更換。

與盜匪一樣，那些玩弄選舉的人士總是在整個骯髒勾當的過程中魯莽行事的，因為它們的魯莽和火急，它們就不能夠遮蓋骯髒勾當的一切蛛絲馬跡。所以，它們常常自我暴露。也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這次大選在梧槽區所算出來的票數竟比投票人數多出了299票！

因此，整個選舉是個大鬧局，一九七二年選舉，不能代表人民的真正願望，不只在梧槽選區，也包括整個新加坡。





這就是李光耀的 “民主”與“自由”

在這次不民主的競選期間，李光耀集團要偽裝“民主”，除了給予反對黨短短的幾分鐘的電視講話之外，還宣布什麼“只要得到車輛主人的同意，政黨的招貼可貼在私家車上”。這似乎是讓人們有自由選擇支持某個政黨的權利，李光耀真是“民主”啊！

可是此言一出，李光耀又派出其黨棍、爪牙四處放流言，說什麼“如果誰的私家車，給反對黨貼招貼，將來駕車過巷，“三萬”一定特別多！”

如果真的要給人們有權利選擇表示支持那一黨，又何必在背後進行威脅恐嚇呢？

某些雜牌車主，盡管對李光耀十分痛恨，但由於不敢得罪他，只好在它們的黨棍的威脅下“自由選擇”貼出歌頌行動黨的標語。

從這麼一件小小的事件，就可以看出行動黨的“民主”和“自由”的實質。

(接第二版)

能的話，我看應該不會出現這種事情吧！現在豬農的困難還沒有完全解除，行動黨又來一個什麼“衛生計劃”了。說如果你要養豬，就一定要有各種衛生設備。實際上，衛生設備當然每一個農民都希望有。無奈沒有錢呀！我們說如果行動黨真的要衛生的話，很多方面的工作它們應當可以幫助農民去做。它們不是說國家有一百萬萬元資產嗎。那為什麼不把這筆錢用來幫助窮人，幫助農民做衛生設備呢？而為什麼要把錢放在英國？為什麼要拿來保証美國佬在工業上賺錢，如果不能賺錢，就賠償他們的損失呢？這不是証明它們是走狗嗎？証明它們出賣人民的利益嗎？不是完完全全証明它們為外國人的利益服務嗎？

貧苦羣衆責罵李光耀政權

李光耀傀儡政權的法律是不允許反對黨舉行群眾大會的，因為它們害怕反對黨揭露它們賣國賣民的罪惡。最近競選期間，為了粉飾民主，才勉強地容許反對黨舉行群眾大會，但依然加以刁難。

最近，我黨藉着這個機會，在多處舉行群眾大會，向群眾解釋我黨的立場和主張，並揭露行動黨的各種政治欺騙和反人民的陰謀。我們的群眾大會獲得廣大勞苦群眾的歡迎和支持。梧槽、菜市、蔡厝港等區的一些歷盡辛酸的勞苦群眾，還特地跑上台，向大會群眾陳述李光耀傀儡政權的罪行。

蔡厝港區一名飽受欺壓兒子被抓去當兵，丈夫被迫害到神經失常的建築女工，滿腔仇恨地在大會上痛責行動黨政權，號召人民起來鬥爭，以下就是她的講話的摘要。

各位兄弟姐妹：

李光耀是一個怎樣的官呢？是一個奸官、貪官、狗官。

李光耀只愛“錢”。有“錢”的人，他就捧到高高；沒“錢”的人，他就踏在腳底下。他十四年所作所為，大家應該非常明白。

你看！人民沒有“錢”，去駕“霸王車”，賺一點錢維持生活，他說不可以，要烏公、要抓。

“霸王車”不可以駕，做生意呢？也不行！地牛就出來追，出來抓，追到你沒路走。

人民辛辛苦苦將孩子養大，希望孩子長大後能夠養父母，但是李光耀就把人民的孩子抓去做兵。使到人民有孩子好像沒有孩子。我們要問，什麼理由抓我們人民的孩子去做兵呢？

李光耀說住山芭的人不衛生。他說一定要做“紅毛糞坑”才會衛生。所以，行動黨所做的一切都是為外國佬，不是為人民的，而這也就是造成人民生活貧困的原因。

不過，大家必須明白，今天人民的這些困苦，不是選舉所能解決的。但是我們以為人民應當乘這個機會來表示自己的願望。

各位朋友，大家不應該再支持行動黨，否則，它們更加傲慢，人民就將受更多的苦。

生。我們山芭人民那一個不要衛生呢？但是，因為沒有錢，沒有錢怎樣會有“紅毛糞坑”呢？如果李光耀要照顧人民的衛生，為什麼不替人民做一些“紅毛糞坑”呢？

有些窮人到“福利部”領一點錢來維持生活。這些人就好像給李光耀買去，要受他們的氣。李光耀還不許那些人做一點別的工作，賺多點錢來補貼家用。其實，靠“福利部”的幾塊錢，怎樣夠用呢？他這樣叫做關心人民。

李光耀這種官，只懂得貪錢，只懂得坐飛機去外國享受，不管人民死活。我們一定要反對，一定要反對！

工賊的新任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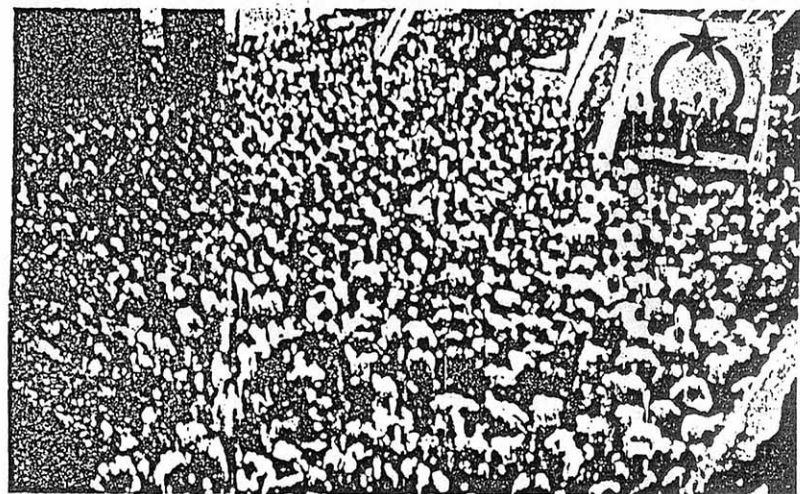
在一個時裝表演助興的“職總國慶晚會”上，偽勞工部長王邦文向“職總”屬下工賊們發出呼喚，要這些工賊們在“提高人民生活素質”這塊招牌下，更賣力、更徹底地出賣工人利益，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

王邦文說：“我們每一個都可以對我們獨立以來的表現感到驕傲與滿意。”哈！真是無恥得了極點，出賣人民的利益，竟然還感到驕傲和滿意。

王邦文還說：“如果我們要本身與孫子們有更好的生活，我們必須付出代價。”現在的“好生活”已經要挨飢抵餓了，採來的“更好的生活”，而且是“必須付出代價”的，更是不可想像了。

王邦文把“更好的生活”的任務委託給偽“職總”去完成，要它們在勞資談判中，結合行動黨的政治欺騙，多多照顧僱主。由此可見，偽“職總”究竟是工人的組織，還是老板的迫害工人的組織，還不夠一目瞭然麼？

黨 羣 衆 大 會 的 宏 偉 場 面



← 開的群眾大會的熱烈場面。
← 黨八月卅一日在浮爾頓廣場召



← 場群眾大會上致詞之影。
← 黨主席李紹祖同志在浮爾頓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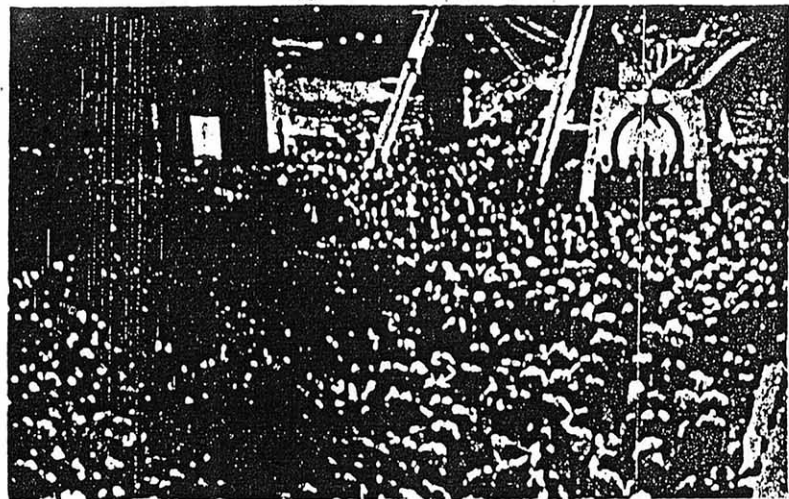


→ 武吉知馬街頭會議的熱烈場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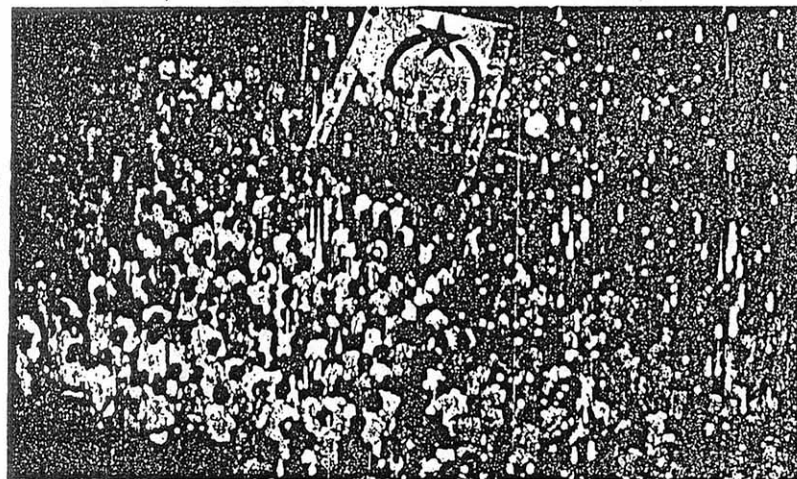


→ 折黨的立場和主張的情景。
→ 群眾聚精會神聆聽我黨同志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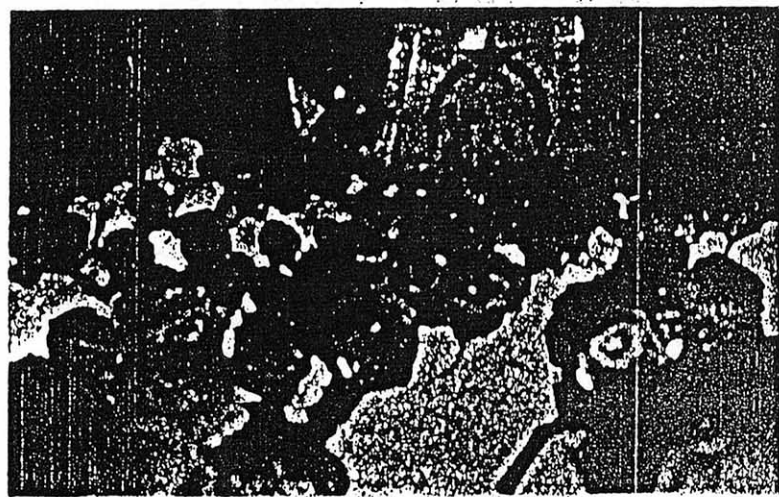
堅持斗爭就是勝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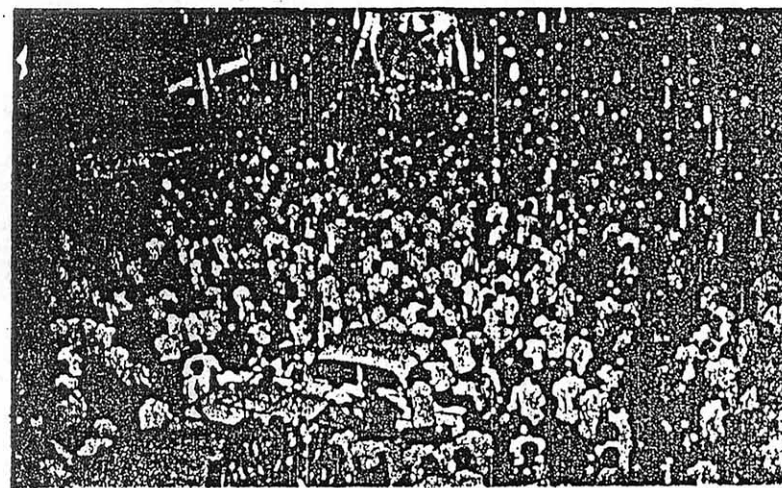
↑ 卜紹和同志八月廿八日在浮爾頓群眾大會上講話之形。



↑ 河水山街頭會議，場面異常熱烈。



↑ 武吉知馬街頭會議的場面。



↑ 國專區街頭會議的場面。